

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
American Ghosts and Old
World Wonders

[英] 安吉拉·卡特 著 Angela Carter

[英] 安吉拉·卡特 著 严韵 译

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



目录

莉兹的老虎	1
约翰·福特之《可惜她是娼妇》	23
魔鬼的枪	53
影子商人	81
鬼船	109
在杂剧国度	123
扫灰娘	141
艾丽斯在布拉格	155
印象：莱斯曼的抹大拉	179

莉兹的老虎



当马戏团来到镇上，莉兹看到老虎时，他们家还住在渡轮街，日子过得很苦。那是父亲监督下家里最严格吝啬的时期，每个人都知道存起第一个一千元是最困难的，那些钞票繁殖得好慢，好慢，尽管他不时兼差巧取豪夺，刺激那些现金生殖得更快一点。再过十年，南北战争将使棺材制造业大发利市，但在五〇年代当时，唔——若他是个习惯祈祷的人，一定会跪下祈求来一小场夏季霍乱，或者来一点，只要一点点，伤寒。让他懊恼的是，他埋葬自己妻子时找不到别人来付账单。

那时候，两个女孩才刚失去母亲。埃玛十三，莉兹四岁——结结实实方方正正，长方形的矮胖小孩。埃玛将莉兹头发中分往后梳开，紧紧绑成辫子，露出她突出的前额。埃玛替她穿衣，替她脱衣，早晚拿沾湿的法兰绒布为她擦洗，还把这又大又重的小女孩背着到处走，

只要莉兹肯让她背。莉兹不是个喜怒形于色的小孩，不容易跟人亲近，只对一家之主例外，而且只在有所求的时候。她知道权力何在，而且尽管其貌不扬，她的女性本能仍懂得向权力献殷勤。

渡轮街上的那栋小屋——好吧，那里是贫民区，但这葬仪社老板不以为意继续过活，四周全是死去婚姻的僵硬家饰。他那些零零碎碎小玩意到今日会备受喜爱，如果上了蜂蜡新出现在古董店的话，但当时那些东西纯粹是非常落伍，时间只会让它们更加落伍，因此那栋他从不整修的小屋室内难看碍眼，护墙板腐蚀，油漆损坏，带有脑浆般棕色纹路的深色壁纸长了霉，四壁顶端一圈不祥的猩红。屋里，两姊妹睡在同一间房，同一张节俭的床上。

渡轮街是镇上最糟的一区，住着那些刚下船不久的葡萄牙人，他们戴着耳环，深色皮肤，一口白牙，说话没人听得懂，飘洋过海来纺织厂工作，工厂新建起的烟囱挡住四面八方；每年都有更多烟囱，更多黑烟，更多新来的人，汽笛声断然专横地召唤众人上工，一如以往教堂钟声召唤众人祈祷。

渡轮街这栋简陋房屋立在，或者该说像个贪杯之人歪歪倒倒靠在，一条与另一条窄街成斜角交叉的窄街上，这里的老旧木造房屋看似一罐打翻的破碎姜饼屋东倒西

歪，铰链快脱落的窗扇悬垂着，窗户塞满旧报纸，围篱栅栏缺了牙，人们以听不懂的语言吵架，还有从小就只认得狗链半径范围的狗在嗥叫。起居室窗外什么也没有，只看得到一排排冒牌房屋，以前有时会发出尖叫。

两个女孩的童年就是建立在如此不安的架构上。

夜里有只手来，把一张虎头海报贴在围篱栅栏上。莉兹一看见海报，就吵着要去看马戏团，但埃玛没有钱，一分钱也没有。这十三岁的女孩整天忙家事，前一个小女佣刚辞职，主仆双方恶言相向。每天早上，父亲算妥当天开销，把钱交给埃玛，一毛也不多。看到围篱上那张海报他很生气，认为马戏团应该付他租金。晚上他带着满身防腐液的甜甜气味回家，看见那张海报，气得脸色发紫，一把扯下海报撕个粉碎。

然后到了晚餐时间。埃玛不太会做菜，父亲排除了再请一个费钱的小女仆的可能（除非有瘟疫来袭），不过已经开始考虑再婚的经济性；当埃玛端上里面还半透明没煮熟的大块鳕鱼、重新热过的咖啡和一条潮潮冷冷的现成面包，他几乎因此有了找对象的心情，但这可不是说这顿饭改善了他的情绪。因此，当讲话漏风的小女儿像小猫一样爬上他的腿，小手指卷缠着他的炮铜表链，向他讨零钱去看马戏团时，换来了一顿骂。他很少这样凶她，因为他真的很爱这个小女儿，她的执拗跟他很像。

埃玛生疏笨拙地缝补一只袜子。

“把这小孩赶上床去，免得我发脾气！”

埃玛丢下袜子一把抱走莉兹，莉兹的嘴巴撇成气愤倔强的线条。这方下巴的小东西被放在窸窸窣窣的稻草床垫上——燕麦稻草，最软也最便宜——就这么坐在那里不动，瞪着一道阳光里的灰尘，满心怨恨。时值潮湿的仲夏，现在才六点，外面还是明亮的白昼。

这小孩具有钢铁般的决心。她把脚踩在她们用来爬上爬下床的凳子上，接着下到地面。为了通风，厨房门没关，只关着外面的纱门。起居室传来埃玛低声喃喃，她正在念《天意日报》给父亲听。

隔壁那只饿扁的瘦狗冲向围篱疯狂大叫，掩盖了莉兹靴子踩在后门廊上的吱嘎。神不知鬼不觉中，她走了——走得远远的！——迈着短腿沿渡轮街走下去，自立自强、专心一意的脸颊透着粉红。她不肯被拒绝。马戏团！这词在她脑袋里叮当发出一声红色声响，仿佛代表俗世教堂。

“那是老虎。”先前她们手牵着手研究围篱上那张海报时，埃玛告诉她。

“老虎是种大猫。”埃玛又很有教育性地加了一句。

多大的猫？

非常大的猫。

莉兹沿着渡轮街坚定走去，一只矮胖普通的红条纹小型家猫在一户门柱上对她大声喵了一句招呼；那是我们的猫“红毛”，埃玛多愁善感情绪（预示着她未来漫长的老处女生涯）小小发作时，有时会叫她“红毛小姐”，甚至“红毛亲亲小姐”。然而莉兹坚决不理红毛亲亲小姐，红毛亲亲小姐偷偷跟上，伸出一只脚仿佛想拦住自顾自走过的莉兹，仿佛建议她重新考虑一下这项逃家举动。尽管莉兹一步步稳稳往前走看似胸有成竹，但她根本不知道马戏团在哪，若不是有一群七嘴八舌的爱尔兰小孩帮忙，她自己是绝对找不到的。那群衣衫褴褛的小孩来自科基巷，身旁恰好有一只品种不明的黑黄瘦狗汪汪吠叫，这跟红毛亲亲小姐未免太不对路，她当场撒手不管了。

这只四处为家、一副悠闲笑脸的狗喜欢上了莉兹，高兴得直叫，绕着这个身穿白色小围裙努力前进的小孩转。莉兹伸手拍拍他的头，她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孩。

那票小孩看见她摸了他们的狗，也喜欢上她，理由就跟乌鸦选择栖息在某棵特定树上是一样的。微笑的野孩子围绕住她。“要去看马戏团，是不是？去看小丑和跳舞的女士？”莉兹对小丑和舞者一无所知，但她点点头，于是一个小男孩牵住她一只手，另一个小男孩牵住她另一只手，一左一右夹着她往前跑。不久他们看出她的小

短腿跟不上他们的步调，因此十岁男孩将她扛上肩头，她坐在那里一副君临天下模样。不久他们便来到镇边缘的一片空地。

“看到那大帐篷了没？”一座大得几乎无法想象的红白条纹帐篷，里面简直塞得下她整个家加上院子，还有足够空间再塞一栋、两栋屋子——巨大的红白条纹帐篷，外面火堆噼啪烧着石脑油，还有各式各样其他帐篷、亭棚和摊子散布在整片空地。但最令她印象深刻的还是这里的人之多，好像整个镇的人今晚都来了；但仔细看看人群，完全没有一个长相类似她，或她父亲，或埃玛，完全没有新英格兰式的油灯下巴和冰蓝眼睛。

置身在这些陌生人间，她也成了陌生人，因为这里全是纺织厂引来镇上的人，有着不一样的脸孔。丰润、粉红脸颊的兰开郡工人，扎着鲜红领巾；神色严肃的法裔加拿大人，置身欢乐中也不改典型的郁闷；还有笑得露出一口白牙的葡萄牙人，懂得享乐，笑声随着他们那听来令人微醺的语言一同流泻。

“到啦！”她的偶遇同伴宣布，把她放下，感觉自己已经尽责完成这自找的任务，便蹦蹦跳跳跑入人群，也许计划偷偷钻进帐篷免费看表演，或者甚至扒它一两个口袋锦上添花，谁知道呢？

上方的天空如今出现了一日将尽的融化般色调，是

这些史无前例的工业城镇独有的那种染了烟灰的华丽日落，在蒸汽时代到来之前这世界从不曾见过。是蒸汽推动了工厂，让我们全变得现代。

日落时分，新英格兰那严肃明亮无比的天光染上一层纪念碑似的、罗马式的感官之美；在这严格却又淫逸的天空下，莉兹忘我地投入那种种不曾闻过的气味、从没听过的声响——甜甜圈炸锅里的热油，马粪，煮糖，炸洋葱，爆米花，新翻过的土地，呕吐物，汗水，摊贩叫卖，射击场的来复枪声，涂白脸的小丑弹着斑鸠琴唱歌，一旁小舞台上有个穿粉红紧身衣的女人跳舞。这一切太多了，多得让莉兹无法一下子吸收，多得让莉兹根本无法吸收——这感官飨宴太丰盛了，使她有点失神，头昏眼花，感觉晕眩，被一种深沉的陌异笼罩。

她小得让人注意不到，被人群卷走，在麻木的鞋子和衬裙间挤来挤去，离地面太近，其他什么都看不清。她用抽动的鼻子、竖直的耳朵、发热的皮肤吸入这一片忙乱嘈杂，兴奋得脸颊开始出现她特有的那种发红色彩，就像家里《圣经》内页的大理石花纹。她发现自己被人潮扫到一张长桌旁，卖着木桶装的苹果酒。

白桌布浸了洒出来的酒，又湿又黏，发出一种金属般的昏晕甜味。一名老妇将锡杯凑上木桶的水龙头，一杯杯注满，然后收钱抛在一个满是硬币的锡盒里——哗

啦，叮，当。莉兹紧抓桌子，以免再度被卷走。哗啦，叮，当。生意很好，所以老妇根本不拴上水龙头，苹果酒稀里哗啦从桌子另一端淌到地上。

这时莉兹起了坏心眼，缩身钻进桌布下，躲进充满回响的黑暗，蹲在被压扁的泥泞草地，神不知鬼不觉伸出双手等在水龙头断断续续的水流下，直到掬满一捧，舔光手里的酒，然后咂咂嘴唇。掬满，舔光，咂嘴唇。就在她忙着偷喝美酒时，忽然感觉有个颤动的活物凑上她脖子，就在发辫分线那处敏感的皮肤，差点吓得她魂飞魄散。某样亲密而潮湿的东西好奇地拱着她颈背。

她扭过头，面对面凑在眼前的是一只忧郁小猪，正经套着一圈有点脏的古装蓬蓬领。她有礼地掬了一捧苹果酒，请这位新朋友喝，小猪喝得津津有味，猪唇湿湿颤颤凑在掌心那奇特的触感令她忍不住扭动身体。小猪喝完了，抬起粉红色的口鼻，小步从桌后跑出去。

莉兹毫不犹豫，跟着小猪跑过苹果酒小贩泛着鲑鱼干味的裙子。小猪尾巴消失在摊子后一辆推车下，推车上是更多桶还没开的酒。追着那只吸引人的小猪，莉兹发现自己突然又跑到了空旷处，但这一次面对的是突然而来的漆黑与沉默。她从马戏团边缘的洞钻了出来，而黑暗，在她先前躲在桌下的时候，已聚成一大团形成夜晚；她身后是灯光，但这里只有影影绰绰的低矮草木，

不时摇动，偶尔一声夜鸟的鸣叫。

小猪停下来用鼻子拱土，但当莉兹伸出手想摸他时，他却一摇头甩开盖在眼睛上的耳朵，拔腿迅速跑向乡野。然而她只失望了短短一下，注意力立刻被其他事物吸引，因为有个男人背对灯光站在那里，身体稍稍前倾。苹果酒桶水龙头的声响再度出现。他摸索着裤子前裆，转过身来绊到了莉兹，因为他脚步有些不稳，而暗影中的她又很难看见。他弯下腰握住她肩膀。

“小孩。”他说着打了个大嗝，一阵酸味朝她脸上扑来。他摇摇晃晃在她身旁蹲下，两人变得一般高。这里实在太暗，她只看得见他苍白半月般的微笑，以及上方依稀一抹胡须。

“小女孩。”仔细看过之后，他更正自己。他说起话不像普通人，他不是这一带的人。他又打了个大嗝，再次拉扯裤子。他牢牢握住她右手，温柔拉到他蹲踞的双腿之间。

“小女孩，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

她摸到纽扣，哗叽布，然后是毛毛的东西，然后是潮湿移动的东西。她并不介意。他按着她的手，让她搓揉了一两分钟，龇牙咧嘴说道：“亲亲，小小姐亲一下？”

这她可就介意了，执拗地摇头；她不喜欢父亲那又硬又干无可拒绝的亲吻，只看在权力的分上忍受下来。有时

埃玛会闭着嘴轻轻碰她脸颊一下。超过此限莉兹就不许了。看到她摇头，那男人叹口气，把她的手从自己胯下移开，轻轻合起她手指，煞有介事地把她的手还给她。

“小费。”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个镍币扔给她，然后站起身走掉。莉兹把镍币收进围裙口袋，想了一会儿，也咚咚咚跟在那怪男人后面，走过空地静定秘密的边缘，好奇他接下来要做什么。

现在四周灌木丛里处处是惊奇，喵喵声、吱吱声、窸窣声，不过怪男人一概不予理会，甚至也没理会那个从他脚下冒出来的堂皇胖女人，那女人庞大如月，赤身裸体，全身上下只有紧身褙、以缀有黑玫瑰的吊袜带固定的黑色长棉袜，以及插着黑羽毛活像只来亨鸡的华丽大帽。女人以一种有很多巧音的语言怒骂喝醉的男人，但他无动于衷继续往前走，莉兹也跟着溜进去，扭头朝后好奇瞥了一眼。有记忆以来，她从不曾见过女人赤裸的乳房，而这肥女人朝着径自走远的怪男人挥拳叫骂之际，胸前那一对甜瓜晃动得好不诱人；然后女人掰开自己大腿发出啪一声潮响，然后再度跪在草地上，底下有某个看不见的东西发出呻吟。

然后一个几乎不比莉兹高的人，穿得像个打鼓童，一个空翻——头下脚上——穿越他们的路径，一边翻一边自己嘀咕着什么。莉兹只来得及看见他尽管个子小，

体型却不太对劲，头好像被狠狠按进肩膀里，但他一下子就不见了。

别以为这些会吓到她。她不是那么容易吓到的小孩。

然后他们来到一个帐篷后侧，不是那个红白条纹大帐篷，而是另一个比较小的，怪男人摸索着帐篷的掀门一如先前摸索裤子。这帐篷阵阵传出鲜紫褐色的阿摩尼亚臭味，内有照明，看来像中国灯笼一样发亮。男人终于解开掀门，走进帐篷，根本不管门没关好，似乎跟那翻跟斗的侏儒一样很赶时间；于是她也溜了进去，但一进去就找不到他了，因为这里有好多其他人。

客人走来走去把草全踩光了，地上现在铺着木屑，已成泥人的莉兹很快就粘了一身。帐篷里排列着附有车轮的笼子，但她不够高，看不见笼里有什么，然而在四周寻常的人声嘈杂中，她听见并非发自人类喉咙的奇怪叫声，因此知道自己来对了地方。

她看见她能看见的东西：一对年轻男女手挽着手，男的朝女的耳朵低语，女的咯咯笑；三个咧嘴傻笑、目瞪口呆的年轻人，拿棍子朝栏杆里戳；一家人依身材高矮顺序走下楼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最小的是一个性别不明的婴孩，抱在女人怀里。在场的还有更多人，但她注意到的就是这些。

令人欲呕的臭味比夏天的茅房还糟，帐篷里始终响着野蛮的呼号咆哮，听来仿佛长了牙齿的大海。

她钻来钻去，钻过裙子、长裤、男生夏天露出的满是抓痕的腿，最后挤到人群最前面，站在那由高到矮一家人的大儿子身旁，但她就算踮脚还是看不见老虎，只看见车轮和红金相间的笼底，笼底画了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跟外面草地上那个很像，不过没有帽子和长袜，加上一些枝叶，还有镀金的月亮与星星。那家人的大儿子比她大得多，约摸十二岁，显然是中下阶层的人，但看来整洁正派，不过全家人都带着纺织厂工人特有的苍白神色。大哥哥往下一看，看到一个穿脏兮兮围裙的小小孩，踮着脚努力想往上瞧。

“你要看大猫吗，小娃儿？”

莉兹听不懂他说什么，但知道他的意思，点头表示同意。母亲的视线越过戴着蕾丝小帽的好宝宝，看着儿子抱起莉兹让她看个清楚。

“有虱子……”她警告，但儿子不理睬。

“你看，小娃儿！”

老虎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踱步，有如撒旦在世上来回踱步，并熊熊燃烧。他燃烧得如此炽亮，简直将她灼伤。他的尾巴粗如她父亲的手臂，尾尖微微摇动。笼中虎踱得又快又大步，眼睛就像外国的黄色钱币，一对玩